

白狐传奇

李德纬◎著

流传久远的民间传说
白狐仙与人世间的爱恨纠葛

中国法制出版社
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



白狐奇传

李德伟◎著



中国法制出版社
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狐传奇 / 李德纬著. —北京: 中国法制出版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093-5386-8

I. ①白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91029号

策划编辑: 潘孝莉 (editorwendy@126.com)

责任编辑: 程潇永

封面设计: 周黎明

白狐传奇

BAIHU CHUANQI

著者 / 李德纬

经销 / 新华书店

印刷 /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 × 1000毫米 16

版次 / 2014年6月第1版

印张 / 18.5 字数 / 293千

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

书号ISBN 978-7-5093-5386-8

定价: 39.80元

值班电话: 010-66026508

北京西单横二条2号 邮政编码100031

传真: 010-66031119

网址: <http://www.zgfs.com>

编辑部电话: 010-66010406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010-66033393

邮购部电话: 010-66033288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编务印务管理部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66032926)

目 录

- 一 许心愿淑女进香 恋红颜白狐殒命 /1
- 二 白狐魂着意求生 杨三碗无心结仇 /8
- 三 吴铭伯良善得子 商志仁贪腐丧生 /15
- 四 闻私语大发童威 破谜底小露锋芒 /21
- 五 傻盅儿未涉风情 贤菁菁守身相夫 /29
- 六 拜恩师同窗聚首 避酷暑道旁遇奇 /35
- 七 兔精作祟缠秀女 公子除妖得天书 /41
- 八 费心机吮食雀蛋 受责备捉弄老妪 /48
- 九 惩农夫自家遭损 戏贤妻饮恨终身 /55
- 十 庞世德贪腐罢官 吴登瀛启程赴任 /61
- 十一 西门渡翻船失事 衙门口苦主鸣冤 /68
- 十二 阔相公遭人谋算 新知县查寻根由 /75
- 十三 路途穷寄身道观 家产尽扳本赌场 /82
- 十四 访苦主牵动真情 钓恶少抛出假语 /89
- 十五 游故地陷身囹圄 破陈案夺回赃银 /96
- 十六 遇疯牛心生疑窦 掘沕田惊现骷髅 /104
- 十七 寻蛛丝走访农户 觅马迹入住庄园 /113
- 十八 小皂隶顽皮憋尿 老郎中验尸释怀 /121
- 十九 保自身和盘托出 护亲人一肩担承 /130
- 二十 为不义咎由自取 担人过义薄云天 /138

白狐

传奇

- 廿一 备木料开工建桥 传家书诤子回乡 /145
- 廿二 磨盘地终下桥桩 登瀛桥雄对西门 /153
- 廿三 范一何出面保媒 吴登瀛婉言拒婚 /160
- 廿四 续前缘涉仙再娶 赴任所恩师饯行 /167
- 廿五 访乡农求得真经 揭画皮毕露原形 /174
- 廿六 赖土方乡民争执 丢水牛兄弟闯墙 /181
- 廿七 河湾塘老鼋作梗 龙王庙知县请命 /188
- 廿八 避难所匿迹藏身 亡命途缩首遭擒 /195
- 廿九 赴宴途招致不快 坐主席误惹非议 /202
- 三十 蒙祖荫逢生绝处 怀才智学艺他乡 /209
- 卅一 莽撞汉无端失踪 奸猾徒有染遭叱 /216
- 卅二 寻踪迹查明真相 钓黄鳝异蛇害人 /223
- 卅三 移茅缸居心截流 追老鸭意外来财 /230
- 卅四 巧言令色讨真经 强词夺理受训斥 /238
- 卅五 患病祛病情由同 系铃解铃乃一人 /246
- 卅六 吴知县为女作伐 杨子江拒接绣球 /253
- 卅七 图封赏泄漏天机 攀真龙亲登杨门 /260
- 卅八 乘兴归来灭门祸 凄苦徙去一脉存 /267
- 卅九 抛珠引祸大势去 插锹斩龙逆天行 /274
- 四十 白狐转世复避世 禅门重生终长生 /282
- 后记 /289

许心愿淑女进香 恋红颜白狐殒命

无边无际的荒原，一片苍凉。天空灰蒙蒙的。凛冽的西北风吹来，透肌彻骨地寒冷。

野外绝少行人。

男人们大多聚在一起掷骰子，摸纸牌；女人们往往聚在一起纳鞋底，唠家常；娃娃们总是喜欢围坐在火盆旁，把撅成了半尺长的芦苇当做筷子，不住地拨弄着里面的秫头粒炸花花儿。

一场风雪过后，露出脸来的太阳一扫阴霾，天气晴朗起来。户外终于看到了人的身影。

可不？清晨，野外的小径上，两名轿夫正踩着积雪，抬着一顶靓妆小轿，急急忙忙地向前穿行。后面，紧紧地跟随着一名老嬷嬷。

大地出奇得静。小轿还在老远的地方，就可以听到从白云寺里传出来的浑厚的钟磬声。

白云寺位于临水城东南，始建于唐武德六年，是唐代三十六大寺之一，在华夏九州很有些名气。游人香客在远处就可以看到高大的山门。山门上悬着一块横匾，上题“河阴第一盖不虚云”八个大字，乃太宗皇帝手书。寺内有程咬金栽下的古柏一株，主干粗壮，几人联手方可合抱。宋时高宗南渡之后，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和夫人梁红玉，在临水城一带驻军三月，中军帐就设在白云寺内。

千余年来，白云寺吸引着远远近近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们。

这天刚蒙蒙亮，寺里的僧人们就聚到了一起做早课。

大雄宝殿里，如来佛祖的雕像高一丈有余，佛身魁伟，贴金呈古铜色。两旁立着姿态各异表情不一的菩萨和罗汉。雕像面前摆放着的一盏盏长明灯，

微微地摇曳着光焰。案上的香炉里积满了香灰，插在里面燃烧着的炷香冒出袅袅青烟，慢慢地向整个大殿扩散开来。

此时，住持绝尘禅师正盘坐在大殿的蒲座上。他一边敲击着木鱼，一边领诵着经文。

白云寺里有好几位道行很深的老僧，人们来求签问事，极为灵验。寺里的香火很旺。寺里有很多僧侣。内中一个法号叫做广积的，平时修行很苦，大家十分敬重他。

实际上广积是狐身。

前明季世，兵戈四起，僧侣们弃寺逃生。待到狼烟消散，世面清平，僧侣们重回旧处时，寺里就有了这么一个精灵。平时他一心向佛，与人平和相处。几百年下来，身上的皮毛已经变换了好几次颜色。开始时他的全身都是黄毛；尔后色素不断增加，慢慢地变成红色；又由红色渐渐变成黑色；最后色素褪尽，通体一片洁白。平时他幻化成人形，和僧侣们生活在一起。再有不长时间，就要脱尽皮毛修炼成正果了。

如今，寺里除了住持绝尘长老以外，谁也不知道广积的真实身份。

笃、笃、笃、笃……木鱼声有节奏地响着。如同敲击着的板鼓指挥着戏台上伶人们的演出一样，随着木鱼声，僧侣们起伏有致地诵念着经文。

诵经的声浪透出了殿外，传向了四野。

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焚香的气味。

整个白云寺显得神圣而又庄严。

那顶小轿到了白云寺外，轿夫停了脚步。老嬷嬷揭开轿帘，小心地把一个年少的女子从里面搀扶出来。

那女子牵着老嬷嬷的手，轻移莲步，袅袅婷婷地走进寺内。见僧侣们正做着早课，一老一少便在殿外的石鼓上坐了下来。

冬晨的太阳照在身上并不感到暖和。少女的脸冻得通红，就像盛开的一朵鲜花。她小心地跺着脚，不住地搓着手，有时还不动声色地朝殿内望一眼。

老嬷嬷低声安慰道：“别着急，怕是快要散了。”

这年少的女子是本地黄贡生的女儿，芳名秀娥。年老的女子是她的乳娘王嬷嬷。近来，黄贡生身体不适，公子年尚幼小，秀娥小姐就由王嬷嬷陪伴，特地到寺里来上香。



木鱼声戛然而止，诵经声也一下子停歇下来。大殿里只留下了广积在那里为菩萨面前的长明灯添油，其他僧侣同往常一样，一个接着一个从后面的侧门走了出去。

秀娥跟着王嬷嬷进了大殿。

大殿里，香烟缭绕。

到了菩萨的塑像面前，秀娥见到如来佛祖神态安详，面貌庄严，一双眼睛正盯着自己，仿佛是看穿了自己的五脏六腑，自然地敬畏起来。她平定心境，驱除杂念，把目光停驻在菩萨的脸面上，双手合十，驻足行礼。然后往面前的香炉里插了三炷香，理了理衣裾，慢慢地跪到了蒲团上，虔诚地祷告起来：“奴家黄秀娥，年已二八。自幼娘亲仙逝，撇下我姐弟二人。多亏老父含辛茹苦，将我姐弟养育成人。如今我父染疾，多方医治，未见起色。求菩萨大慈大悲，保佑我父早日康复。只要我父康健，情愿折去自身十年寿数……”

做完了上香的程序，理应可以离开大殿了。不料这女孩儿想到：虽然在菩萨面前许下心愿折去自身寿数，但是后面自己还有几十年时间，也不能窝窝囊囊将就活了。就在为父亲祈福过后，继续伫立在菩萨像前，再次将双手合拢起来，祈求菩萨佑护自己，能嫁一个如意郎君，将来相夫教子，平安度过一生。

女孩儿家有什么心思不好启齿，在菩萨面前一下子吐露出来，自觉无限羞臊，两腮自然染上了红晕。黄秀娥本来就是一个身姿婀娜，容貌秀丽的女孩，这时她双颊飞霞，色如桃花，更显得娇艳无比。真个是才开海棠笼罩日，半放芍药弄春晴，就是天上的仙女降临到了人间也不过如此。

广积正在殿前照应，无意中，黄秀娥扭扭捏捏的情形全被他看到了。

女孩儿家害羞最美丽，美丽的女孩儿害羞格外动人。广积在寺里修行，哪里见过这般情形。一时，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就像是殿里的一尊菩萨。

原来，他的魂魄脱了体。

突然间，黄秀娥感到一股寒气袭遍全身，侵入骨髓，止不住打了一个寒噤。她连忙扯了扯王嬷嬷的衣角，低语道：“咱们回家吧。”

轿夫们搭起小轿，又顺着原路转了回去。

回到家中探视了父亲，黄秀娥没精打采地进了自己的绣房。她刚转过身，猛然见到一个读书人模样的年轻男子悄无声息地跟着走了进来，不由得大惊

失色，连忙喝问：“你是何人？真不知道规矩，怎么跑到人家女孩儿家闺房里来啦！”

这年轻男子正是广积，慌忙中赶紧施礼答道：“小姐不必张皇，在下只因仰慕小姐芳容，情急之中，不知不觉就跟着进来了。”

黄秀娥十分生气：“看你的模样像是一介书生，应当知书达理，洁身自好，怎么可以做出这等有辱斯文的事体来？”

广积急忙强辩道：“小姐说的自然是正理，不过古人说得好，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’。小姐如此美丽可人，有谁不想成为自己的配偶？在下循规蹈矩，并未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来，恐怕不能说是‘有辱斯文’吧？”

黄秀娥一听，更加气恼：“都已跑到人家闺房里来了，还不认错！除了蛮野的无赖汉子，还有什么人能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来？”

一番义正辞严的呵斥，驳得广积面露赧颜，双手乱摆，一时竟吐不出半句话来。

见到面前的年轻人窘得无地自容，秀娥好言抚慰道：“‘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’，公子还是回家好好读书，等到披红挂花、跨马游街之后，环肥燕瘦，何等样的女子娶不到？趁现在无人注意，快快离去吧。”

广积挪了挪脚，却没有走。他说：“志得意满之后再洞房花烛，自然是件美事，然而先红袖添香，尔后再衣锦还乡，也是未尝不可的呀。”

黄秀娥满脸怒容不再客气，挥手道：“你这人真好生难缠！我的父亲尚在病中，哪有工夫和你闲扯。你快给我出去！”

听到这话，广积连忙接过话茬：“我没有大的本事，治病可算还行，再重的病经我诊治，均可药到病除。”

一个多月以来，黄贡生老是没精打采，哪怕是平时最可口的饭菜吃了也没味道。临水城里几个最拿手的郎中来看过几次，可是至今仍然躺在病榻之上。听说这年轻男子能治好父亲的病症，黄秀娥把一切不快都抛到脑后。她说：“公子如能治好家父的病症，什么事情都好商量。”

听了这话，广积乐不可支，让秀娥去找一碗茶来，趁机从口中吐出一粒鲜红的丸子，用手捏着。秀娥把茶端来以后，他接在手中，把丸子在里面搅和了几下道：“这药水给你父亲喝下去，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”过后，趁着秀娥不注意，把那药丸又吞进腹中。

黄秀娥把药水端进父亲房里。黄贡生迷迷糊糊地睡在床上。女儿托着他的头，用汤匙慢慢地喂。黄贡生感到一股暖气漾遍全身，神志清爽了许多，体内也有了力气。他哼了一声说：“哎呀，这是什么药呀，这样神奇？药水一进肚子，立即就有了精神！”

见这情形，黄秀娥放了心。她在父亲房里又待了好一会儿才回到自己的绣房。看那年轻的男子还呆在里面，施了一个万福道：“感谢公子治好了家父的病，奴家这厢有礼了。”

广积道：“区区小事，不必言谢。只求与小姐结为鸾俦，保证一辈子恩恩爱爱，永不相负。”

黄秀娥听了，沉思了一会：“公子的话已到了这个份上，奴家再也没有推托的道理。只是男婚女嫁，须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公子速速转回家去，请一个说媒的到奴家来，奴家背地里力求家父应了这门亲事就是。”

广积听了，迟迟疑疑地想说什么，结果什么都没说。不过，他再也没有留下来的理由，只好快快转身离去。

黄秀娥年幼时，父亲教她习字读书。长大一些后，虽然主要在女红上下功夫，然而闲暇时还是少不了要看看书。除了正史以外，传闻杂说也读了不少，见识不在须眉之下。她感到眼前的这个后生有诸多可疑之处，一时也难以说清，就尽量先把他支走，待后多了解一些情况再说。

过了三天，黄贡生的身体已经大好。晚上，秀娥从父亲身边回到自己房间，看那男子早已呆在里面，虽说多少有点心理准备，可还是愣了一下。她很快镇静下来，问道：“上次嘱咐的事，看来公子都已办妥啦？”

听了问话，广积自觉羞赧，他挠了挠头，嗫嚅着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秀娥柔声细气地问：“公子如此局促，莫非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情？”

广积道：“小姐既然动问，就斗胆实言相告，望小姐不要惊怪才好。”

“公子但说无妨。”

广积道：“我知道小姐是一个善良的姑娘，既然倾情与你，自当不存半点相欺之心。我实是一修炼多年的狐仙，在白云寺里为僧，法号广积。那日你去上香，窥知了你的心迹，仰慕不已。因此不揣冒昧，向小姐倾吐心曲。本来我对自己的所为也嗤之以鼻——修行之人不该存非分之想。可天上多少神仙还常有思恋红尘之心，我等虽不是凡夫俗子，可道行和神仙相比不及万分

之一二，因此生了凡心也就心安理得了。我非生于人世，无法找到说媒之人，因此犯难。以上句句都是实言，还请小姐定夺。”

广积倾诉完一番衷肠，禁不住眼角有些湿润了。

听了广积的叙说，黄秀娥很快冷静下来，心中早有了主见。她安慰道：“刚才听了公子的一番话，可见公子是一个至诚君子，奴家并不见怪。想从前白素贞虽是一条白蛇，但也与人间许汉文相亲相爱，成为多少年来代代相传的美谈。相公即便是狐身，也一定会和奴家永结同心，共度百年。”

广积本以为自己说出了真话，黄秀娥一定会花容失色。不料她从容自若，一口应承下来，内心十分欢喜。

广积心里正美滋滋的，又听秀娥言道：“有件事情，不得不告知公子：家父虽已年老，尚有几个下人服侍；弟弟虽说年幼，还有老父呵护；奴家幼年时母亲就已病故，多亏乳娘王嬷嬷多方面照料。我们名为主仆，实际上情同母女。如今奴家跟着公子离家而去，撇下她老人家实在放心不下。”

广积一听发了急，连忙问道：“这事怎样做才好？”

秀娥说：“事情并不难办。王嬷嬷家里的猪圈是葫芦头式的，风吹吹，雨打打，经常毁坏，她常为这事操心。如果到东海边上找一口烧盐的大铁锅回来，盖在圈顶上，那就会非常结实，经年累月都不需要修理。这样我离家也就放心多了。”

广积觉得这事容易，爽爽快快地应承下来。

海边上一些老百姓在农闲的时候，把自家灶膛里的草灰掏出来，用水和成团子，撒在盐碱地上。太阳一晒，地上的盐分就粘附上来，白绒绒的。用清水把盐分过滤下来，就地理锅煮盐。煮出来的盐，把它交给挑私盐的人去卖。那些煮盐的锅，人们懒得去洗，也不愿往家带，就扔在野地里。广积很快就找到了一口铁锅。

那铁锅又大又沉，拎着很不好走路，广积就将它翻转过来戴在头上往回赶。开始时觉得这样很有趣，也不感到沉重。走了一会身上出了汗，粘在铁锅上的盐分溶到汗水里，又随着汗水浸入头皮，腌得钻心得疼。可是要想举起来，铁锅像千斤巨鼎一样沉重；要想歇会儿，铁锅里憋闷不已；要想钻出去，铁锅死死地罩着……

广积这才感到情势大为不妙。无可奈何，只得立起身子再往前赶。那铁锅



越来越沉，越来越沉……他终于连一步都挪不开了。

一口铁锅孤零零地反扣在荒地里。

北风缓缓地吹着，枯草发出沙沙的响声，像是低声的叹息。天上的星星想必是见到了这一幕惨景，微微眨动着眼睛，不知是否流下了同情的泪水。

世上有多少人，遭受了多少磨难，历经了多少辛酸，眼看着苦尽甘来，不料想一步失足，滑入深渊，却永无出头之日。可世上从来都没有后悔药可卖，到了此时，即便是哭爹喊娘，哭干了眼泪，喊哑了嗓子，都无法挽回了。想这广积，本有慧根。几百年的时间里，捆绑了许多常人的欲念，暮鼓晨钟，经受了无数的辛苦。眼看就要大功告成，修成正果，不想只因一念之差，却要遭受这灭顶之灾，岂不可惜！

铁锅里，痛苦、悔恨、绝望，像一条条毒蛇吞噬着广积的心。死亡缓慢却又无情地步步逼来。一分一秒的时间，都是十分地难熬。

一股怨气直冲白云寺而去。



白狐魂着意求生 杨三碗无心结仇

这天一早，绝尘大师在禅房的禅椅上打坐，忽感一阵肉跳心悸。赶紧正了坐姿，闭起双眼，意沉丹田，进入到神游状态。他看到寺南百里开外的地方，三个年轻人领着一只猎狗，身背弓箭，扛着猎叉——其中一位的猎叉上挑着一只白毛狐狸——正洋洋得意地走着。

“白狐殒命了！”

绝尘连忙上了一炷新香，连续不断地念着经文。少顷，他拿起麈尾遥向南方挥动了一下，不过很快就收了回来，叹气道：“到了这步田地，一颗心仍掉在红尘之中，可怜、可怜！”说罢，起身出了禅房。

寺南百里开外的地方。

空旷的原野里，白霜匝地，丝毫没有寒冷的感觉。

打猎的三个年轻人一边走，一边警觉地注视着前面的动静。他们期盼着牙獐或者麂子什么的撞入视野。那样，任凭它们多么机敏都逃脱不了——猎狗带出来不是让它游山玩水的，平时肉呀骨头的不是让它白啃的。一般情况下不需主人出手，猎狗就会扑上前去。

不过现时他们尚未有什么收获，只有那条挂在猎叉上的死狐，随着猎人脚步的节奏有规律地摆动着。

这三个打猎的年轻人是“杨家三碗”。

当地人的风俗，担心刚出生的小孩难以抚养，预先到刘姓人家“偷”出一只酒盅或是饭碗，待小孩出娘胎时扣在胎盘上，埋到自家内房门的下面。认为这样小孩就会“留”在人世以至于长命百岁。杨家的老大降临到人世的时候，“偷”来的是一只饭碗，因此乳名就叫“大碗儿”。往后生下的老二、老三依次就叫“二碗儿”、“三碗儿”。

“杨家三碗”喜好弄枪舞棒，冬天农闲，在家呆不住，就带着猎狗到外面去打猎。

杨家的猎狗高大凶猛，长了一身黑毛，紧贴在身上，油光闪亮。一旦发现了异常，未曾张口之前，声音先憋在喉咙里蓄了一会然后才闷雷似的吼出来，充满威严。一般人听了都会感到心惊。三兄弟唤它“大猛”。

大猛已经豢养多年，每次都跟着出来，对三兄弟的一个眼神、一个手势，都能极快地领会。

这天一早，三兄弟带着大猛在旷野里走。走着，走着，三碗儿感到有点不太对劲，留神一看，原来猎狗没有跟上来。转过身来，发现大猛正围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打转。他呼唤了一声，大猛仍然围着那东西转来转去，不住呜呜地叫。

两个哥哥对三碗儿说：“大猛为什么不肯离开那里？过去看看！”

三碗儿有点不以为意，然而哥哥吩咐了，不能不听，只好转身往回走。见那黑乎乎的东西是一口扣在地上的寻常烧盐的铁锅，三碗儿嘟哝着：“这里面能有什么？”

大猛一看主人心不在焉，就过来咬着三碗儿的裤管不放。

三碗儿有点纳闷，迟迟疑疑地把铁锅扳过来，看到里面蜷着一条白毛狐狸，一动不动，知道已经死了，连忙喊两个哥哥来看。

大碗儿、二碗儿都觉得意外。

大碗儿拎起这只狐狸，只见通体一片洁白，每根毛都晶莹剔透。顺毛一抹，柔软细滑；逆毛一拂，迸出星星火花，发出如同芝麻在热锅里炸裂的那种声音。心下颇感惊异：“这是一只极不寻常的狐狸！怎么会死在铁锅里？”

三碗儿认为功劳是他的，很为得意。

两位哥哥背后嗤笑道：“瞧他乐的样子，要不是咱俩叫他去，他能个鬼雀子！”

兄弟三人很高兴了一阵，可是尔后他们就快活不起来了：一天下来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什么也没看到。三碗儿猎叉上挂着的仍然只有那条白毛狐狸。

晚上找了一户人家歇下来。第二天天刚亮，兄弟三人又匆匆忙忙上了路。

过了多时，依然一无所获。二碗儿急得一声接着一声地骂娘。

大碗儿对两个弟弟道：“冬天农闲，打猎的人多，说不定前面的一拨刚走，

我们后脚又跟了过来。这样老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瞎摸，自然就处处扑空了。要不然我们分开来，这样情形可能会要好一些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

二碗儿、三碗儿都连声说行。

大碗儿又道：“既然你们没话说，我们就分成两路：老二领着大猛走，我领着老三走。天晚时到马家庄会合。”

三碗儿嚷道：“不来了，不来了！老大，你怎么把我当狗待？”

大碗儿感到纳闷：“我什么时候把你当狗啦？”

三碗儿道：“老二领着大猛，你领着我，话中的意思是你们两个一人领着一只狗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么？”

大碗儿、二碗儿不由得都笑了起来。

大碗儿道：“怪我说的不好，那就让大猛跟着你？”

三碗儿把眼睛瞪得圆圆的：“不来！你这还是存心骂我！”

大碗儿感到愕然：“我什么时候又骂你啦？”

三碗儿道：“你让我带着大猛，意思就是狗跟狗在一起！”

大碗儿正要争辩，二碗儿一把拉住道：“老大，别和他吵，他这是存心找碴！”

一听老二这么说，三碗儿更是来气：“出来时，爹娘叮嘱你们两个大的要多照顾我一些，如今，你们非但没把爹娘的话放在心里，反而处处欺负我，回家去告诉爹娘，不骂死你们才怪！”

二碗儿一听发了急：“我和老大什么时候欺负你啦？如果老大骂你是狗，那他是大哥，岂不也就骂自己是狗子了吗？哦——知道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二碗儿做了一个鬼脸，“扑哧”一声笑起来。

大碗儿颇感困惑：“老二，你笑什么？”

二碗儿道：“你去问问老三自己。”

三碗儿闷声闷气地道：“问我什么？”

“昨天晚上住到王大伯家，人家姑娘朝他抛了几个媚眼。一定是被那丫头迷住了，所以今天鸡蛋里面挑骨头，就是想找个由头独溜，再到老王家和人家姑娘挤眉弄眼去。”二碗儿又做了个鬼脸说。

三碗儿被老二一句话戳破心思，闹得满脸通红，着急道：“二哥，你怎么这样说话！”

大碗儿、二碗儿见到老三发了急，止不住笑了起来。

三碗儿近二十岁的年纪，长得十分壮实，孔武有力，充满阳刚之气。那王家的闺女见了，不由得多看了几眼。三碗儿已到了当婚的年龄，对姑娘眼神中流露出来的含义岂能不知？一早刚刚离了王家，就盘算着找个理由捱回去，想来想去都没有恰当的借口。老大提出要分开，正是个机会，因此歪过屁股来和两位哥哥过不去。

大碗儿明白了内情，道：“老三到底嫩了些，这有什么必要同我们要心眼？回去告诉爹娘，正正当地过来提亲就是了。”

当下大碗儿撇下老三，强调了碰头的地点，同老二带着大猛走了。

三碗儿独自走着，想想和哥哥们无理取闹的情形，自己也好笑起来。

走着，走着，面前好像有个人。定睛一瞧，又不见了！不经意间，那人又走在面前！如是几次，惹得三碗儿火起，大声喝道：“你是人还是鬼，为什么老在我面前摇来晃去，让我不好走路，难道我还怕你不成！”

听到三碗儿如此一说，那人一下子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道：“三哥哥务必救我！”

“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”三碗儿一见，火气全消，急忙走上前去，打算把他扶起来。

岂料那人爬起身子连连后退，不住摇手道：“三哥哥碰不得我！”

三碗儿一听驻了身子。那人又道：“我非他人，正是你身后猎叉上挂着的狐狸灵魂。”

三碗儿听说对方是狐狸的灵魂，大胆问道：“你既然是一条狐狸，为什么成了人形？既然死了，我如何能够救你？”

那人哭诉道：“我已修炼多年，能够幻化成人形。因为迷恋上了一绝色女子，遭她算计，落到了铁锅之中。如今我才知道，烧盐的铁锅原是狐仙的克星，一旦罩住了便无法逃脱。今日幸亏遇到了哥哥，请你无论如何把我的肉身送到白云寺，交给那里的住持。我的肉身一旦到了寺里，住持就会把我的灵魂召回去，我便得以形神合一，就可以活转过来。”

三碗儿听他说得煞是可怜，不由得有点心动。

正当三碗儿准备答应搭救狐仙的时候，狐仙又道：“倘若果真侥幸得以生还，我一定要去问问那个女子，她当时同我说得头头是道，答应同我相恋，为

什么设下这么一条毒计，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！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三碗儿觉得救了这一个，可是又要害了另外一个，这又何苦来着？便有些犹豫起来。

广积的灵魂见三碗儿迟迟没有说话，以为到白云寺有几十里的路程，即便一步不停地赶，也要一天时间，估计他是不愿意吃这一趟辛苦，便道：“三哥哥如果救了我，我定然好好相谢。”

三碗儿思忖道：常听说狐仙迷恋上人，开始时如胶似漆，百依百顺。可是到了最后，如果没有把人缠死，也要放一把火把人家烧个精光，绝对没有好果子吃。这样看就怪不得人家女子谋算了他。今日若是救了这狐仙，他就要去报复人家，一个孱弱的女子怎是他的对手？决不能应了他的请求！可就面前的情形，不便一走了之，需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甩开他才行。听对方说救了他要很好地感谢，搭讪道：“你怎样来谢我？”

“你想要怎样？”广积的灵魂急切问道。

三碗儿道：“平时跟着哥哥们跑，猎物再多，在爹娘的眼里，也都是他们的能耐。如果我能够单独猎到像样的猎物，比方说细长脖子的，头顶上长着红瘤子的仙鹤，你能帮我活捉一两只，让我卖到城里的官宦人家，要值到十多两银子。那样，在爹娘面前，我就不再感到比哥哥们矮小了。”

广积的灵魂答道：“你说的是丹顶鹤，那要到盐渎之东的海边滩涂上去捕捉。除了丹顶鹤而外，那里还有被称做‘四不像’的麋鹿。不过盐渎离这里还有很远的路程，我实在没有工夫帮你到那里去。”

三碗儿道：“那你许诺我的不就成了了一句空话？”

广积的灵魂道：“我从不以空话许人。由这里向南八九十里地，有一处灌木林，里面躲藏着一群牙獐，到了那里，你悄悄地靠上前去，设下套子，捉住几只肯定没有问题。”

三碗儿想，这里向南方向正好与到白云寺相反，听说灵魂拖久了就难以返回，我就这样和他拖。便接口道：“那好，一旦猎物到手，我就立即把你的肉身送到白云寺去。”

广积的灵魂一听果然急了：“那不成，时间上那就肯定来不及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自我死后算起，需在三天之内，有救便能救了，过了这三天时间，即便